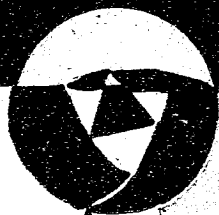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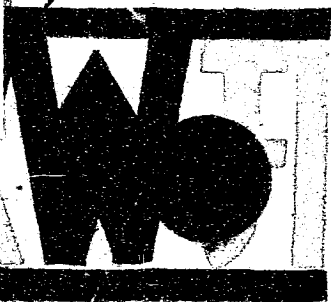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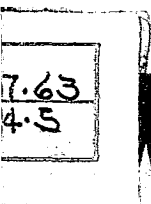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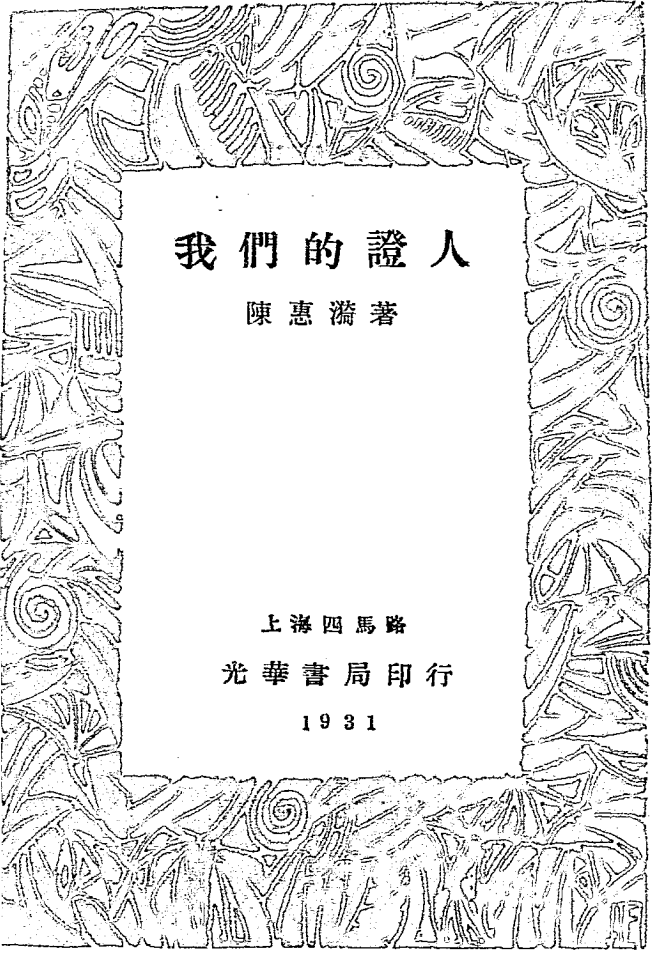


我們的證人



葛漪世十歲





我們的證人

陳惠滢 著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1



3 0528 3841 8

357.63
38-1.5

目 次

我們的證人.....	1—19
梧桐庭院.....	21—40
輕烟.....	41—59
終天恨.....	61—91
疑.....	93—115

055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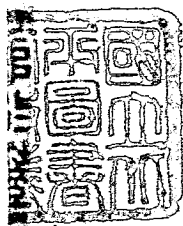
我們的證人

三年前與陶君秋華同學 G. T. 大時，有擬離婚後贈答之作，分藏後，光陰往還，倏又兩易妻孥，偶於故紙堆中，檢得舊稿，追思往事，如影歷歷，憬然赴目，因申其意，作此篇。

十九年十一月中旬遼瀋謹

柳葉呀，

你是我的恩人，



記得那一晚，你老人家露着恬靜的笑容。

就在那時，我們決定了我們的命運；

葉呀，

你是我們的證人，我願：

你的壽命，與我們一樣的悠長；我更願：

我們的愛，也同你的嫩葉一樣的蓬勃！

芸一字一句的這樣曼聲嬌哦着。她的英緊偎着她。把頭貼近她的肩頭，柔聲道：“我最愛讀烏東汪拿爾特這首柳葉詞，你看我譯得與原文怎樣？你看了作何感想？”芸好像沒有理會他的話似的出神地遐思。

一陣微風過後，水面上掠起無數的綽漪，彷彿展開了千幅雲錦臨水的垂楊，掉下無數殘葉來，一葉飄到她的懷裏，她擎在手

裏，慢慢地送到脣邊，輕吻牠。笑向英道：“牠也是我們的證人”。剛說完了這句，她的臉早羞得像水裏映着的晚露一般紅了。佯俯下了頭，裝看池畔的水蟲兒。

“姊，要不是爲了牠是我們唯一的證人，我又何必特地提出這章詩你看呢，記得是前年的春天吧，你與我到兆豐公園去的時候，路過一家朱樓碧瓦的大院子，裏面的楊柳，正垂着嫩綠的烟鬟，我吟了一句蘇曼殊的“年華風柳共飄蕭”，你問我爲什麼這樣感慨？我笑着沒有回答你。第二次是在G園的草停畔，十幾株垂柳，繞着我們，牠們靜靜地搖曳着；我們悄悄的靜對着。你說：“柳色是多麼悅目呀。陶淵明這樣淡泊的人，也會愛此飄蕩的柔條。”我說：“我不愛柳葉，

我愛柳葉似的眉兒的人。”你笑道：“眉兒似柳葉的人在那裏？我要認識她”。我心裏一百個說：“在眼前”可是嘴裏再也說不出，只呆呆地瞪着亭畔的杜鵑花。芸！我的姊姊，你總會記得的吧，第三次是日園柳下的避雨：遊人們因了下雨，都逃得無影無蹤了，園內祇剩下我倆，大家躲在樹蔭下，彷彿似避了彈的小鳥。一忽兒你高興起來了，你說：趁此刻四下無人，唱京戲給我聽，你唱到“…碑亭避雨起禍苗，隨後又來一年少……”我說：“不是隨後來的，那年少是一同來的，回頭還要送你回家呢。”你惱了，歌聲頓停止了。薄怒的雙瞳中浸着一泓淚泉。我惶恐極了，不知道怎樣謝罪才好，在憂急而悔恨之下，我也哭了直到你饒恕了我，我們才欣然

地冒着斜風細雨歸家……可見他作我們的證人已非一次了。”

“得了，你的活匣子一開，總是這樣滔滔不絕的，知道你嫻於辭令就是了。”芸笑着說。

“我嫻於辭令……”英的話未曾說完，忽被另一種聲浪打斷了，他們同把視線移到有聲浪的地方睨去，遠遠地看見一個老媽子攜着一個垂髫的小女孩，手指着他們一路走來，老媽子口裏嚷道：“姑姑不是在這裏嗎？”那女孩放了老媽子的手，迅速地奔到芸的身邊。

“阿敏你怎麼會來的？你的媽媽呢？”

“媽媽在家裏，叫我來請你去；還有一封信說交給你。”說時玉雪似的小手裏，拿

出一封信。淡糊色的信面上幾個藍墨水字，她認識是慧如的筆跡。

“媽媽要你立刻就去”。阿敏一手拉着芸的手，用力地拖着她要她同去，芸望着英好像要英她爲她一決似的，英對她搖首，意思叫她不要去，阿敏敏銳地用兩個烏黑的眼珠，望着英道：“英叔叔 你幫我拉姑姑去。”

“阿敏，你來，我同你講話。”英把阿敏摟了過來，抱在自己的膝頭，問她可曾讀過書？“媽媽教我方塊字。”說完之後，又溜到芸的身畔催她快去。

芸這時已在看慧如的信了，見阿敏拖着她，就對老媽子道：“你先抱了小姐回去，我停回就來。”老媽子好像已經窺探出芸的心事似的，望了一望英，笑着抱了阿敏走了。

“慧如的信上說些什麼？能許我看嗎？”
英作懇求的語氣問芸。

“有什麼不可以，我的信沒一封你不可以看的。”芸的信托不疑的口吻，使英驟加了不少的活力和勇氣，於是他倆共俯着頭看慧如的來信：

“英妹：彼人覆音已至，狡獪一如曩昔，而老人信以爲真。有重收覆水之議。慧所忍受，惟妹知之，此時方寸已亂，萬縷千絲，苦在心頭，應付之策，幸鮑叔爲我籌之，能移玉一敍，尤所切盼！

慧 如

附彼人來函一紙

“慧如夫婦的反目，真是出人意外，誰也想不到的。”英這樣太息的自言自語又像

是在芸面前替慧如表同情。

“總是你們男人們所特賜的恩惠，”芸冷笑着回答。

“怎能說我們男人們，難道說男子中就沒有一個好的嗎？”英不服她的一偏之見，表示出反抗。

“雖不能一筆抹煞，但是好的實在太少，簡直可以說沒有。”

“不要借題發揮，儘誣陷人。”英覺得她的話像鋒刃一般銳利的直劈下來，真有些忍受不下了。

“你且別嚷，咱們看完劍霞的信再說”。於是他們停止了討論，低頭共看劍霞的信：

慧如：——

你的突如其來的一封信，真出我意料之外，我讀了之後，不知是喜是悲；儘對着箋兒發呆。你的孤芳自賞，恰似你手植的菊花一般，像我這樣一個俗人，本來不配作你的佳伴，可是居然潛越了五個整年。并且不幸，還留下了一個絮果，——阿敏。

慧如，你信上還提起從前的持螯賞菊，唉！這些如夢的前塵，真令人不堪回首。自從我倆發生了齟齬之後，我總沒有機會和你談過一小時的話；直到你離開我。現在既承不棄，從綠衣人的手中，錫下雙鱗，我不敢說那些“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易”等等纏綿悱惻的文詞，來重干你的憎惡；可是我却萬分

的感謝你，感謝給我這個機會你，——得以自白的機會——慧如，當我把這篇滿腔幽鬱剖白你前之際，願你用尊貴的仁慈，而平心靜氣聆我的供詞：

在我倆未婚之前，你是多麼可愛的一個女郎，美秀的明眸，紅暈的雙頰，什麼秋水爲神，玉雪爲骨的交字，都不能很恰當的加諸于你，畫中中人模樣的豐神，不知傾倒了多少慘綠少年，後來我總算如天之休，作了個情場戰勝者，但是所歷的艱苦，也就夠受了，我因爲得之非易，所以對於我的戰利品，——你——特別的保愛珍惜，好像得了一件寶貝似的，襲什珍藏，絕對不許他人窺視，所以有時見了你的中表兄

弟來望你，或者同你從前的朋友們在路上點頭，我總是露出極不自然的神氣，寧願背地裏向你請罪道歉；而當時確有種種使你難堪的表示。這雖是我的自私自利，但是慧如，我倘使不是這樣如狂如醉的愛你，我也決不如此……大華的一夕，真是我命運史中最惡劣的一頁，就是和李女士同舞，也是男女社交中極平常的一回事，後來她把鞋子掉了，我踮着替她穿上，這在歐美國中是習以為常的，後來你說頭痛，我因為與猶未關所以沒有陪你回去，午夜歸途中恰巧遇着三年前北大的同學。他堅約我到他旅社去談天，談得久了住在他處。次日回去，就引起你的

不能饒赦的震怒。這些這些暗潮，在我們的愛河中時時興波作浪，大家抱着沉重的心，過着無聊的生活。

七夕的家書，實在不是我的本意。“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陳腐習見，自問受過新思想洗禮的我，決不至被舊觀念來侵襲。這完全是父母抱孫心切。唉！我只恨我們的阿敏，爲什麼不是個男孩呢，否則……想不到雙星渡河的一夕，我們竟演出生離的慘劇。

最後，你說戀愛，戀愛了爲什麼要結婚？結婚了爲什麼又要離婚？離婚了爲什麼又要結婚？結婚了爲什麼又要離婚？這些問題，恕我不能用寥寥數百字所能答覆你的，總之我的昏昧，罪該

戮 願你將愛阿敏的餘澤，少加憐於她的名爲父親，而實同陌路的……

劍 霞

„芸姊，你在想什麼？”英見芸呆呆地望着流水，一言不發，所以走近前來，溫柔地低聲問她。

“請你別擾我，我正在想一樁事呢。”

“……”

“天下的男子都是靠不住的。他此刻對你切意的溫存便是將來十分蹂躪你的暗示。人類原是自私自利的，尤以男子爲甚；人類原是厭舊憐新的，尤以男子最甚；人類原是個九尾狐狸，譎詐多端，人類原是個演戲的獼猴，不離假面，今日之所好，安知不明日非之，明日之所非，有安知不後日愛之

……”她說到這裏，停了一停，凝視着英道：

“英，我們此刻還沒有被任何禮節所規定，不如趁此懸崖勒馬。我們不談戀愛，不談結婚，不談理想的家室，我願我們永遠地做個好友，永遠地保存着這兩顆聖潔的心，你去幹你的前程，我去盡我的人事。我們以文字來做我們的終身的伴侶，我們以事業來做我們的理想的家室，我們以春花秋月來做我們的唯一的兒女，不如此，我們的愛總有動搖的一日，瞻念前途，荊棘縱橫，我不但有些胆怯，我簡直想知難而退了！”她說到這裏，聲音已是哽咽到不能成聲了。

“芸，你為什麼說出這種話來，我們豈能與慧如劍霞比，你還不能信任我嗎？”

“慧如劍霞，又怎麼樣？當初還不是如

形隨影，寸步不離的，慧如原是個聰明美慧的女子，當她沒有和劍霞訂婚以前，誠如劍霞所說的，不知傾倒了多少青年，結婚之後，慧如候門一入，別說朋友不能自由來往，便是親戚也不知冷落了多少，有時在路上見着舊時的朋友點點頭，劍霞必定是尋根究底的問個不休，慧如飲了愛的醇醪，還以為劍霞是關切她，即使偶然感到不自由的苦悶，但是感人的愛力，終能免除她這種微弱的不寧，不到一刻，早把這種感念，消滅得無影無蹤了，女子終是感情的，慧如這樣專心一致的愛劍霞，犧牲了一切來做家庭裏的賢母良妻，誰知劍霞却日久生厭了。後來又認識了什麼李女士，在跳舞場當着慧如替她踩着穿鞋，慧如當然氣得要走了，劍

霞稍存顧忌心，稍一替他夫人設身處地想一想，決不會讓慧如獨自回去，而自己直到次日薄暮方歸，這種當面侮辱，只有慧如才忍受得下。後來又借着父母想抱孫子說慧如無子要什麼兼祧。離懂的悲劇，就起因於此。既離之後不到二年又賦此離了，現在大概是新的嘗試已厭倦了，所以又想着故劍。慧如的父母，還以為他能悔過了，其實這種人有什麼良心，談得到悔過二字。”

“芸，你太興奮了，歇歇吧！何苦呢？爲了朋友，自己氣得臉兒變了色。”

“英，你以為我是爲了慧如和劍體氣惱嗎？你錯了，放眼世界看一看：被蹂躪的女子，宛轉哀號於黑暗社會中的正不知幾千萬，你以為慧如算不幸嗎？比慧如不幸幾倍

的，又不知幾千千萬，最近新聞紙上的尤亞豪鄒愛貞便是一個例，而比尤鄒再要不幸的更不知幾千千萬萬，或者我的將來，便是這千千萬萬中之一人也未可知……英，願你答應我的要求，我們從此做個好友，後天的訂婚禮作廢了吧。”

“芸姊，你真的不信任我嗎，你真的以我爲一般浮薄子弟嗎？你是不甯理我了，你是從此絕我了，我的口舌你不信，我的……”

芸的頭，本來是望着池畔的垂柳的，後來聽到英的嗚咽的聲調，一變而爲激楚悲涼了，亟回頭看時，只見英的左腕上被薔薇花的刺劃成一個長約一寸三四分長的“十字，”鮮紅的血從破處流出，直往地下點滴，芸受了這種意外的驚駭，面上的血色，完全

爲這個紅十字所吸去了，急得連話也說不出，久久，才斷續地道：

“弟……弟這是什麼一回事呀。”

“……”

“弟……弟……我錯……你痛！”

“芸姊，你別急，我並不痛，快拿你的手帕給我揩！”他一面用自己的手巾拭着；一面向芸要她的手巾，芸急忙拿了自己用的一塊手帕，走去同他揩。

“不用，你要害怕的，我自己揩。”

二十分鐘光景，英把血痕拭淨了，叫芸在他的衣袋裏掏出一塊較大的白絲巾把左臂包扎好，又把兩塊濡有血跡的手帕拿出，兩塊手帕的中心，都印有一個血染的紅十字，他對她笑了一笑，把芸給他的一塊藏了

起來，把自的一塊交給了芸道：

“芸姊，留着作個紀念吧。牠是我們的證人。

梧桐庭院

怕見人去樓空，柳枝無恙，獨掃窗間

月；無分暗香深處住，悔把幽襟覓結。

——納蘭容若念奴嬌——

嫩綠的桐陰，又罩到我這個早熟者的頭上，新夏的景色，畢竟到來了。對着這蘇生的花木，感着那水樣的流年，又不禁觸起了無窮的悵惘。唉！前塵的回首，陳迹的摩挲，一切一切都足以新傷我脆弱的心苗！

在襁褓裏的時候，當然記不得了。但是，六歲的那年，背着小書包上幼稚園，見了先生預備爬下去磕頭。舅舅——他陪我去的——說：

“鞠躬好了，不用行大禮。”

先生也說：

“不用客氣，”

窗外擠滿了小朋友，他們都拍手哈哈地笑我。這時的我，完全失了自主的能力，祇有低着頭不做聲。眼眶中一陣熱刺刺的，淚水不由自主地要流出來了！一回到家，一頭撞在母親的懷裏大哭起來。口裏不住的埋怨說：

“都是媽媽從前告訴我，小孩子初見先生就要像過年一樣和媽媽舅舅磕頭。誰知

我頭還沒磕，同學們在窗外笑得死，急得我只想哭。……媽媽，我不讀書了：第一天讀書，就這樣沒趣，讀十年不要哭一輩子嗎？”

從此十天不去，直等到先生派了小朋友來約我，纔跟着他們走了。離開媽媽的手掌，這是第一遭，小小的靈魂，便受了些刺激。

十一歲隨着媽媽到杭州去燒香，走遍了靈隱天竺，最後到了玉佛寺，媽媽在大殿上禮佛，我趁此就一溜煙到金魚池畔擲餅屑給魚吃，數十尾小金魚悠然地遊來遊去，我看得高興起來了，禁不住蹲下去用手掏牠們；掏了半天，牠們總機警地躲閃着。澄清的水，反被我擾亂了，——後來跑到僧人房裏，拿了一莖釣竿，坐在石欄上靜靜地

釣起來，果然，最後的目的，竟被我達到了，我就用手帕把這兩位受騙的小朋友包起來，回到旅館；打開看時，兩條小生命都因離水過久，竟被我這殘酷者傷害了！不知是痛惜還是受着良心的譴責，整整的哭了一夜，第二天起身——媽媽還睡着未醒——獨個兒跑到湖邊，掘土把牠葬了！一塊小手巾，兩行清淚，算做了魚兒的奠儀。上帝呵！我犯罪了！心頭永遠刻着這次罪惡的創痕。

又是第六年的一個薄暮；放學歸來，看見媽媽督着女僕們打掃我的書房；把書架寫字檯都搬空了。我很訝異的問，從媽媽詳細的敘述中，纔知道有一家親戚要從京裏搬回來，先來信託我們找房子。媽媽的主張，把我的書房搬到後園去，騰出這梧桐院

來讓他們住，省得覓房屋的麻煩。

過了幾天，她們果然來了，兩個女客之外，還有幾個僕從。我剛從校裏回來，媽媽嚷着：

“阿C，別脫長衫兒，過來見見姆姆，這位是姊姊。”

“不要客氣，我們的小琳比他小，以後叫妹妹好了。——這是C哥。”老於酬應的姆姆，說話從容而和婉。她呢，小鳥依人似的，倚在姆姆的身畔，微微地向我點了點頭，又羞怯地躲到姆姆身後去了。

雖說是同住，因為前後院的隔絕，大家很少會見。即使見了，寒暄之外，別的也像無話可說；——或者可說是無從說起。不過自從她來了之後，眼前的一草一木，都覺得

分外有了生氣，這是一種不可名狀的心境。因為要博得姆姆的贊許，——或許是她——讀書也不惜讀到更深了。媽媽見我用功，當然十二分的高興，但是，我是在用功嗎？

姆姆爲了她的讀書問題，託我代她找學堂。我便在如火的驕陽下，從城南奔到城北，討了T女校的一份章程回來。姆姆是不在房裏，便轉到她那邊。從綠紗窗裏，隱約看見她很幽靜地靠在沙發上看書。美秀的的明眸，凝注着書上的細字。我屏息了一會纔把門叩了兩下：

“請進。”是音樂一樣的聲音。

“琳妹，章程拿來了，T女校是教會中人辦的。依你的程度，可以插第三年級。”

“這樣熱天累你跑，真太對不起了！”多

謝你!’她立起身來，隨手在桌上倒了一杯茶遞給我。

“你如嫌茶熱，我這裏現成有梅子湯，你愛吃嗎？”

“好的。”

她拿了一隻玻璃杯，斟滿了一杯梅子湯給我。

“酸不酸？”

“不酸，是甜的。”我笑着回答她。

“好一個酸丁。”

突如其來的打岔兒，嚇了我們一跳。美雲——我的堂房妹子——笑彎了腰走進來。小小的房間裏，坐了三個人，空氣頓時活潑了許多。我趁着美雲談話的時候，看看她房裏的陳設，看看她架上的書名；又下意識

地看到牆壁上的幾行欹斜的鉛筆字，這是我少年前胡謫的幾句新詩，字跡是有點模糊了；但是在每句旁邊，卻發現了新加的兩個小小的綠色圈子。我的心頭，頓時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

美雲的清脆的呼聲，把我從沉醉中喚回來了。美雲是要她講旗故娘的故事，因為沒有得到她的同意，要我一同督促她。不知道她是有意還是無意？不消我一度懇求，便居然允許了。她那時說話的光景我是還十二分的記得的。她的似笑非笑的鬚輔，她的飄飄欲仙的神精，都給我以極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那雙黑瑪瑙一樣的眼睛，突然接觸到了，幾使全身心都象融化了的一般。但是正講到旗故娘髮邊的花落下來的时候，媽

媽在窗外喚起來了：

“阿C‘有同學來看你！”

我的心頭是如何地惱恨，停了半響，終於快快地辭了出來。

光陰一天天的過去，把一個暑期輕輕地放過了。學校裏都開了學，她爲了路途的遼遠，便寄宿在校裏，一個月祇能回來一次。我每逢星期日的下午，偷偷地望着她出門的時候，總失悔不該把T 校介紹給她。

好容易等到了九月十五，是姆姆的四十生辰了。她爲此請了三天假，我也借此逃了三天學。這三天是我生活史上的黃金時代，現在雖則是已經過去了，但是在無窮的空間中，在悠長的時間裏，祇要有一星兒泡沫，遺留在人海中，也已儘夠我一生的回味

了。

是海濱的黃昏，半規新月剛從薄羅似的白雲裏微微湧現出來。兩三點海鷗，自在地回旋空際；有時輕輕落下來，掠過水面，重又尋夢似的飛去了。西方的水天接處，深紅的晚霞漸漸變了綫絳，一刹那僅僅的一刹那，又變了青蓮色了。四下裏靜削削地，祇有我和她的談笑聲，應和着海波的諧律。

“我們削削地溜了出來，回頭媽媽她們找起來怎樣好？”她靈敏的腦海中，倏忽瞥到這一層，立刻就侷促起來。

“不要緊的，此刻客還沒有散，我們坐坐就回去好了。你看海景多麼可愛呵！尤其是暮靄蒼茫，這黃昏後的一幅莊麗的畫圖；任你怎樣智慧的藝術家，總不能描摹得盡

致，琳妹，你捨得就離開嗎？”

她笑了一笑重又坐下來。

“C哥，你上次說的那個葬金魚的故事，我只不信是真的；如果不打謊，那你便成了葬花第二的顰丫頭了。”

“你不信由你，此時我辯也徒然。有一天你親身到杭州去，到湖濱公園裏頭，在那株梅樹底下，你掘開來看，就知道我那一片童心，還和這兩個枯骸，一同保存在黃土的深處。顰丫頭，我學她幹麼？她太犯疑心病了。”說了之後，又不禁自悔起來，可是箭已離絃，再也收不回來了。

“怪不得媽媽叫我不要理你；你這人說話太尖刻了，你見誰犯疑心病來？”

果然，她是恨我了！我這人說話總是這

般不知檢點；平白地又惹她生氣，我那時是如何地悔艾。同時又想到她的媽媽為什麼叫她不要理我；難道我是個壞人？我這人是不配和親眷們往還的？奇怪呀？上回我的媽媽也是這樣說：

“妹妹們在一堆玩笑，用不着你混在一塊兒，你現在是該正經讀書的時候了。”

她又好像知道我的懷疑，重又加了一層解釋：

“自家姊妹同着玩不要緊，琳妹是客氣的，應該避避嫌。”

唉！都不是我的親生姊妹，為什麼單單要和她避嫌。我們書讀得一樣，性格兒也一樣，我喜歡的她也愛好，我憎惡的她也討厭；我們什麼都相同，所不同的，她是個幸

運兒，她有個勢位高大的爸爸罷了。

“但是，但是這個不能因此就分了我們。……

“我要回去了。”她的薄怒的聲調，把我的思緒打斷了。

“琳妹，我說錯了！請你原諒些！你再多坐一回兒好嗎？”我輕輕地拉她的袖兒。

“……”她的顏色和緩了許多，頰上也有些紅潤了。

“琳妹，你坐攏來些，我們來商量上半年的計劃，你明年預備轉學嗎？”

“爸爸前天來信，似又要我轉學到北京女大附中，大概年底是總要動身的。”

“我也想去考 T. H. 學校，倘使考取了，我們又可以同在一塊兒了。”

“在一塊兒，當然是好的。不過媽媽……”

“我恨極了！爲什麼他們都拚命和我作對。……琳妹，你把頭髮剪得像我一樣了，穿起我的長袍子來，你改了裝，我叫你做琳弟；那時我們同坐同息，同出同進，看他們還有甚麼話說？琳妹你着好嗎？”

“傻子，這怎麼可以咧？”她笑了。

“那我便沒法了！除非我死了再投胎到媽媽肚裏去，變了個女孩子。但是，到那時我們差了十六七歲，你要裝作大人模樣不睬我了，琳妹，怎樣好呢？我想到山窮水盡的時候，唯一的抵抗祇有哭，這樣背着人哭，不知有了多少次啦！可是我總沒告訴過一個人。——除非今晚告訴你，明知別人也

無法替我分憂，祇有你或者能籌個最後的妙策。”我苦苦的望着她說：

“愁什麼呢？他們不許我們玩，我偏和你在一塊兒，諒來總有法子的，今晚不是一個例麼？”她雖則這樣回答我，但是也有些哽咽了。

不可抵抗的灰色，漸漸地加厚了。黃昏時分，和諧的 Symphony 也漸漸移到夜之幻怪的 Solo 的旋律了。她額前的短髮，早已給海風拂得零亂，我從衣袋裏摸出一隻小梳，心想走上去替她梳好，可是，踟躕了一回兒，終於怯懦地遞到她手裏去了。

沿堤的紫銀色的燈光，照了我們兩個黯淡的歸影。

事情是總要到頭的，刮了一旬的北風，

下了半天的小雪，早把學校裏最後的功課都結束了。我因為心頭橫梗着一件事情，所以把考課也草草地料理好。有時在母親口裏，聽到一二聲不完全的話兒，髻髻是她們的行止還沒有堅確的決定。心中便起了十二分的期待；“大概還是不走吧！”“既是遠遠的來了，爲甚又匆匆地搬回去呢？”從早到晚，這樣幾百回的自己慰安自己。有時走過前院，望着天井裏的梧桐，便暗暗地祝禱着：“現在祇有偏西的一枝上剩下一瓣黃葉了，要是她們真不走時，黃葉啊，請永遠不要落下！”到了夜半風起的時候，我全身便戰慄起來，生怕這最後的祝禱，陷入了悲哀的實境。果然，在吃臘八粥的後二天，她們竟決定北上了——臨別的前晚，媽媽爲她

們餞行，我們大家默默地坐着，我的媽媽最愛出我的醜，她說：

“O這孩子，真小女兒氣，他知道姆姆一去，沒人疼他了！從前天哭起，一直到現在。”

“這孩子真難爲他，我們的小琳，那裏趕到上他。不怕嬌嬌笑話兒，她越大越成個孩子了。昨天理行李，不見了一塊錢，就哭了一晚，不是現在眼睛還有些腫着嗎？”姆姆這樣笑着說——我真不信，她竟爲了一塊錢直哭一晚，聰明的她，做事總喜歡聲東擊西的。她哭的動機，除了她自己之外，能體貼這意思的祇怕，……我想到這裏，偷偷地望了她一眼，她知道我在睨她，越發把頭低了。臉上起了一層薄薄的微霞²⁴，最後纔望我微微一笑，我滿眼飽貯着的淚珠，也報

了她一笑。這大約是我淚眼模糊，覺得她的眼波中，也是噙着一泓秋水。席間雖是十分熱鬧，但是總有些“醉不成歡！”

晨光熹微中，麻木似的隨了媽媽送她們上了火車。距離車輪輾動的二分鐘前，她遞了一個紙包給我。幽幽地說：

“這本書箱子裏放不下了，送給你吧。”

回家拆開看時，是幾方小綢手帕，另外一張淡湖色的箋兒，上面寫着幾行小楷。

“……一條小手巾，殉葬了金魚兒，累你提起就要傷心，現在我補償還你——每條角上，繡了一尾小金魚，——這是你懺悔的至誠心，感動上蒼，所以得到這份厚酬，……”

她們走後，美雲也搬到東宅去了。一切

長物，又漸漸地歸到了舊日的地方。寂寂的庭扉，淒淒的永晝，我真是和夢遊病者一樣。不曉得這個空空的軀殼，應該怎樣安頓？尤其是那禿頭的梧桐樹下，那加圍的白粉牆邊，不知道灑了我多少無聲的酸淚。有時也想寫封修長而誠摯的信給她，來表白我的無可奈何的熱忱；然而提起筆來，不可思議的思慮，又把那念頭打退了。結果是依舊依着媽媽的口吻，寫上的通常的應酬話；“某嫂粧次……某某檢粧小姐均吉……小兒隨叩……”

不知不覺地幾乎又過了半年，E君忽從京裏回來，帶了一封姆姆給母親的信，說是依了她的父親的主意，把她許了M了。

M是個什麼？他是我過去的幼稚院的

同學，他是現在的某某部長的世兄。也就是昔日玻璃窗外一羣嘲笑我者的中間的一個。

如今窗外的綠桐，正和往昔一樣，在明透的空氣裏撐着新放的綠傘。我心頭懷舊的嫩苗，又和牠一般地滋長着。我未嘗不知道我前途的絕望，我也未嘗不知道最後的惡耗，終要到來，但我卻祇能將她那活潑的聲音笑貌徐徐地在心頭迴索，將那幾方永遠伴着我的和魚兒的奠儀一般的小綢巾拿來把玩。

唉！夢幻的浮生，偶然的聚首，無意的契合，月臺上的一剎那，是生離是死別！啊！啊！命運之魔的掌握中永遠匍匐哀號着的我這可憐的弱者呵！

輕 煙

九點鐘敲過，她還沒有起身，簾內的陽光，透進水紋盪漾的日影，她翻了一個身，向窗外望了一望，右臂枕着頭，臉兒朝着裏，又嬌懶地睡了。

婆子們進來收拾屋子，總是蹣手蹣腳的怕驚醒了她，其實呢，她早醒了。外面的聲響聽得清清楚楚，清晨叫喊賣花的阿鳳送玫瑰花來，又問珠蘭花要不要？婆子悄聲

道：“小姐還沒有起身，停回再來吧。”阿鳳走不多一忽兒，婆子又去和人說話了。

“太太沒有回家嗎？”是一個男子的聲音。

“是陸先生。”

“小姐們都在家嗎？”

“在家。因為今天是禮拜呀，你要看小姐嗎？”

“不必驚動，我是來看太太有沒有回來？老爺南京有信寄回去嗎？”

“哦，……不知道。”

一陣腳步聲，陸先生大概是走了。他是她的父親以前的門客，在署內掛了一個咨議的空名目，回到家鄉穿了縉紳模樣的衣服，後面跟了聽差，走起路來一搖一擺的在

大街上兜圈子，鄉人見了都擠攏來看熱鬧，等他走近前來，大家便附耳低語：“陸官人發了財啦！”於是他臉上的肌肉更加加了一重得意洋洋的色澤，鼻子裏哼了一聲，肩頭微聳着，眼睛向一羣鄉下人白了一白，彷彿似隻噬人的白狼。鄉人見他而這副嘴臉，嚇得立刻停止了方才的討論，不約而同的把頭掉到別處去了。冬天收穀的時候，他的佃戶把米粟一担一担望他家裏挑，可是跨出他大門的佃戶臉上，都罩着一重憂鬱的神色。

她最恨這人，所以常在父親面前說他的種種卑劣行爲，但是她的父親總是這樣回答他：

“芳兒，我倘使看得起他，也不給一個

空名的咨議他了。什這法子呢，看在祖母分上，因為他是祖母的姪孫，大家都在罵我，說我不汲引同鄉……”

她的父親退職有三年了，陸先生的行蹤，也隨着時光以俱逝。今天特地跑來，正不知爲了什麼事。聽他走後，她微微地一笑，口角邊兩個小酒窩裏，露出不屑的輕視。她微微睜開美妙的雙目，望着對面淡汜色的屏風出神。一回兒婆子進來拿花瓶養花，她厭聽北方的老媽子清晨請早安的一聲“大小姐，你醒啦。”連忙又把眼簾垂下了。

四圍靜了有半點鐘模樣，腳踏車的鈴聲從外牆駛過，忽然爲了某一個感觸引起了她的興奮。

“李媽，到信箱去看看，我有信嗎？”

她雖然有時很討厭許多無聊的信，千篇一律，異性們抱了目的戴上面具的幾句恭維敬仰一類可笑的話，但每當郵差送信來時，她心裏總希望自己有信，除了盼望幾個知己的女友，心愛的小學生來信之外，同時也期待那些不相干的信。雖然看過之後，不是棄諸字簍，便是撕成粉碎，但是在她未拆信之前，從未見她討厭過任何一封信，正如害病的人一樣，明知一到船上，便會嘔吐狼藉，但爲了探海的好奇心，也祇能極力忍耐着航行的不甯。

“大小姐，你沒有信。一封從外國寄來的信二小姐已拿去了！”

李媽回過話逕自去了。

外國的信，當然是季玉來的無疑了。季玉是她妹妹挹芬的未婚夫，二年前去國到巴黎留學，有人說明春要歸國了。

二年前的一個夏天的薄暮，晚霞無心地在天際飄淫着，和軟而美麗的天容，如詭妝的靜女；海濱的東岸，綠蔭四圍中露出了紅樓一角，這正是她家新築的避暑之所。她便在這小小的紅樓中，演了齣悲歡離合的慘劇，她不是劇中的重要主角，主角是她的妹妹和季玉。臨別的前晚，母親特備了許多酒肴，爲愛婿餞行，家人圍滿了一張圓桌，笑語雜陳，杯盤狼藉，祇有妹妹挹芬和季玉，兩人的頭都垂到胸前，一言不發。母親說：“季玉，家鄉菜是你愛吃的，多吃些，到了

外國，就嘗不到了！”季玉勉強裝笑道：“我吃得很多了。娘太操心。”

其實他們此時任是山鮮海味，都嚥不下了。第二天臨別的一幕，母親拉着季玉的手，父親輕撫他的背，沉重的脚步，一步慢一步的往大門外走去，汽車早停在門前，他遲疑了一回，掉轉灰白的臉孔，兩眼分明飽貯着淚水，哽咽着說道：“大姊姊，我去了！”她帶着莊靜的微笑，和他點頭作別。她目送她的父母和挹芬伴着季玉去後，獨自惆悵地走進屋子，靜靜地呆了半日，她便於此時尋着了真理，他的真理是：“人生能幾，何事情牽？”

她自己覺得她很灑脫，很自由，一個人無掛無牽，父母之外，再沒有人能來牽制她

了。她越想起覺得自己還算幸運，沒有遇着那些迴腸蕩氣的事。充其量一世不遇而至於以教育終其身也足夠她的初願了，她想起天真無邪的學生，和學生們對她的親熱，事無巨細，經過她贊許的總是好的，對的，反之，便什麼也不好了。學生們信仰她，竟比那耶穌教徒信仰上帝還過之，於是她開始謀發展她的教育事業了，想到得意的地方，未來的幻像憧憬在她的心頭，她的理想中的 Emile 好像立刻浮現在面前似的，美妙的雙目含了許多笑意。

“搗芳，還沒有起身嗎？好一副懶骨頭！”

屋內擠進了兩個人：第一個是表姊雪

琴，後面跟的是挹芬，表姊三脚兩步走上前要拖她，嚇得她央求道：

“限我三分鐘離床。”

她們才比着肩坐在屏風後面臨窗的沙發上。

“你們吃過早點沒有？”挹芳一面扣紐子，一面問着。

“早吃過了。”

“表姊呢？”

“吃到此刻已經肚子餓了。”

雪琴說話總是這樣爽快的，因此她的混名叫做無愁小姐。

“無愁小姐，別遇着無腸公子，那就糟透了！”挹芳這樣調侃她。

“一早晨躺在床上原來在遐想無腸公

子。”

雪琴還敬了一句，婆子倒了臉水，她捲起袖子，彎着腰先嗽了口，然後把頭低下，用力揩着，挹芳正對着鏡台敷粉的時候，雪琴又在嚷道：

“比花枝勝花枝。”

“琴兒，你別儘欺負人，翻本的時候有呢；讓我理好了頭髮，再來與你算賬。”

她們正鬧得起勁，樓下老媽子嚷道：“舅老爺到了。”

於是她們都趕下樓去。舅舅是特來報告母親今晚回來，叫派車子去接。舅舅走後，挹芳雪琴忙着收拾母親的屋子，挹芳叫廚子到市場去買雞，又趕到自己房裏叫老鴛子換祕褥，足足忙了兩個鐘頭，他們才安

息下來。一回兒挹芳的學生又來看她們的老師了，她又應酬了半日。六時敲過。她們忙着叫預備車子，雪琴要去接船，挹芳姊妹說：“表姊不用去，叫楊升去接，我們在家裏等好了。”一分一秒數着，七點已過，車子還不見回來，街上的喇叭聲響，以為車子來了，不期的大家望了一望，默默靜聽的表情，但是分明認得清自己車子上的喇叭，比較漂亮，一部一部車子駛過，都不是自家的車子，她們有些着急了；“怎的還不來？……”各人心裏焦急着，一陣微雨過後，院內的梧桐葉落了一地。車子便在淅瀝的雨聲中，停了下來，大家不約而同的跑到門外。

“楊升，太太……。”

她們不見母親回來，驚訝異的爭着問，

“太太沒有回來，有封信托王先生帶來的，叫交給大小姐呢。”

大家的視線，你直逼着我我直逼着你，各人露出失望的神情，大小姐手中的信，也不知楊升在什麼時候給她的，三人快快的走進去了。

“挹芳，快拿姑母的信出來看”。這時挹芳已經全神貫注的低頭看母親的信，愈看頭愈低，身子愈往後退，一直退到壁角，方才立定了，臉上泛起片片的桃色之霞，神情是極不自然，她們見此情形，驚異極了。

“姊姊，母親信上說些什麼？”

挹芬的聲音帶些顫抖，神經過敏的妹妹，以為出了什麼岔子了。

“沒有什麼話，祇不過說，‘祖父有點感

冒，母親暫不能回來，” 挹芳略定定神後這樣回答她的妹妹。

“還有呢？”

“叫我們每星期六回家照料照料，不要把事情完全托了傭人。”

“不信祇有這兩句，拿信來看。”挹芬有些懷疑，逼着姊姊要看信，表姊也說快拿信來給我們看。

“你們不能看。”挹芳有點發急，把信連忙塞到衣袋裏去，口裏讓道：“快開飯，”

晚飯過後，大家都聚在挹芬房裏。

“母親老是不回。”挹芬歎口氣道。

“姑母又不回來。巴黎的人兒又要到明年才回，我們的二小姐，真要把兩顆黑海似的眼珠兒望穿了！”

“姊姊，你看表姊啊，老是曉舌不休。”

“……”

“姊姊……”

“搨芳怎的，一個人發些什麼悶。”

“……”

真的搨芳完全沒有聽到她們的說話，她的神情失了常態，耳目亦失其作用，她是木偶般靠在床上，眼裏噙着多量的淚水，彷彿臨陣的戰士，一等軍令下來，子彈就要如雨點般的下來了。搨芳失常的變態把個善笑的表姊和遐思妹妹嚇呆了。

“芳妹芳妹，怎樣了？”

全房空氣，非常沉寂，沉寂得祇聽得見夜蟲在紗窗上飛撲，沙沙作響。

“好了，時候不早，我們大家去睡罷。”

挹芳極力忍住她的悲哀，強笑着站了起來。

“姊姊我陪你去。”挹芳看她姊姊的神色蒼白，心裏放心不下，所以要送她。

挹芳搖着頭逕自去了。表姊，妹妹都深知挹芳的脾氣，待她去後大家就關門睡了。

她回到自己房中，覺得眼前金星亂拚，歪在床上，兩眼直睜着懸空的電炬。垂珠纓的燈罩，被風吹着，作出叮叮的響聲，又像故意放出強烈的光芒，來嘲笑這個寂寞無告的女郎。她顫着手重把母親的信拿出來看，看了又看，再四重複着，但是白色的雲箋上明明寫着：

“……祖父忽然感冒，暫不能離開老人，每星期六，你們務必回家，家裏完全托着傭人，雖說楊升可靠，究屬不能十分放心

得下，一切要留心……芳兒，一樁久鬱未發的心事，始終沒有告訴過你，做母親的未免太不爽直了。現在直對你說吧；親愛的女兒，平心靜氣聽我來告訴你：你的父親，宦海浮沉，二十年作客，現在是倦鳥歸林了，心中唯一的安慰，是看着女兒輩欣欣向榮，所以季玉回國之後，想允許他家的要求，早日讓兩小成其家室。但是芳兒，你是我們掌中第一顆明珠，也是祖父和你父同我最愛憐的嬌女，祖父的意思，芬兒的事，總要在你之後……你的志趣，你的見解，我們未嘗不明白你，但是父母老矣，傳統的因襲觀念，隨着日月的飛逝而增加。人生是好學的，人類是互助的，凡人不能遺世而獨立，新陳代謝的循環律，父母不能永遠庇着你

啊……”

她看到這裏，淚珠再也忍不住了。一滴一滴滴到白色的素箋上，和黑墨糊成了一片。

“你的理想太高了，性情因此陷於固執，行爲也超於極端，你要把眼光看得更遠大些，天地之大，那裏就沒個同調的人與你合奏人生之曲？……”

“我於下月來滬，途中有琪君作伴，不致寂寞。琪君新自海外歸，是陸先生的族弟，同是你祖母家的姪孫，此人品貌才識，你祖父自小贊許他，你父也很器重他，你們小時曾見過，事隔十餘年，恐已忘懷了，他彈得一手好提琴呢，來時，可以叫他彈給你們聽……”

她的頭漸漸低下去了，她細味母親的“天地之大，人生之曲。”她想這完全是理論，伯牙鼓琴，千古以還，只有過鐘子期，能知琴音。天地之大，沒有就沒有，何能強求。琪君，知他是什麼樣的人？彷彿聽見有人說過，學社會科學的琪君，是個拜金主義者，三年前陸先生不知在母親面前贊了他堂弟多少，母親敢是墮入他的術中了。想到這裏，立刻聯想到陸先生今天一早跑來鬼鬼崇崇，祇問太太回來沒有？其中必有其他道理，她想到這裏，有些遷怒於陸先生了，她又覺得仁慈的母親，這次的信太給刺激她受了。“無論如何，芬兒的事，總要在你之後。”換句話說，我再延遲，便是耽擱了妹妹，她想到這裏，傷心極了。她覺得世界上實在沒有一個

人能了解而安慰她的。最慈愛的母親，也竟如此相迫，回想起早上的幻夢，理想的Emile 正像清曉的輕煙，被長風吹得無影無蹤了，心頭所餘下的，祇是無名的惆悵！

終 天 恨

“麟兒，此去不知幾時回國？身上衣服，隨時留意！三餐飲食，多多當心！我和你的父親，你不用掛念。祇要每月得你兩封平安信，我們便放心了。去吧，時候不早了，你父親在江頭候着你咧。”慈祥的母親，當她送愛子出門的時候，便這樣叮嚀着。他低着頭，唯唯應命，眼中的熱淚，再忍不住點點流下了。

“你去到外國，努力讀書，少管閒事。你父親前車之鑒，便是個好榜樣，”他父親在二十四年前，是個留英學生。憑着一腔熱血，回國奔走。當時清廷嚴捕黨人，他父親經過了不少的危難，幾次瀕於死。現在呢，物換星移，鏡裏的朱顏，把人暗中換去。他唯一的心血結晶，便是這年纔弱冠的一麟；而他半生奔波的成績，便是頭上的兩鬢霜雪。母親嘴裏說着，心裏一陣酸楚，淚珠已披滿了她的雙頰。

他走近前去，抱了母親一抱，飛一般往前走了，他彷彿還聽見母親遠遠地在說：“跑慢些，別僥倒了。”

嗚嗚的汽笛聲中，他和他的慈父分別了，船身漸漸移動，岸上人和舟中人手裏的

紅綠紙，徐徐飄蕩了，終於漫天飛舞了。他對着這蝴蝶般的彩紙，才覺心裏又快樂起來，他自忖道居然如了我的心願了，今日橫渡太平洋，也不枉我十年抱負。祇要此去努力上進，得個博士回來，也好讓老父母心裏高興高興！若使能夠有點成就，也好償父母半生辛勞的心願了。

船離岸漸漸遠了，他望見父親轉身回去了，他也就回到艙裏，三月來忙忙碌碌，料理去國手續，此刻安坐在船裏，到覺得空閒極了。做什麼呢？寫信吧，他寫好了一封寄給母親的信，預備舟次長崎便發出。

二十日的水程，他到了目的地了。他船一到，便有許多中國學生來歡迎他。有的是舊時相識，有的是不認識的。經過介紹之

後，大家都很親熱了。

一星期已過去了，他考進了 S 大學的文學院，住址也定當了，他決和亦齡同住；一來有了伴，不感寂寞；二來亦齡在美國已二年了，諸事比他熟諳，好隨時照應他。

在留學生當中，依年序齒，他還是個小弟弟。亦齡雖比他先來兩年，但是年級比他低，亦齡在大學部三年級，一麟考入了研究院。美籍的師生，對於這個年青的新生，都非常注目。

第一次月考舉行了，一麟費了三夜的苦讀，把一切功課都預備得非常純熟；尤其是那篇星期報告，差不多句斟字酌，很費了一番工夫。他的意思，他初次來美，是初出茅廬的後生，若是第一次不顯些工夫給教

授看，將來要出人頭地，就煩難了。還有人家都說留美學生是完全不務實際的，拿了父母汗血變成的金錢，玩個三年五載，戴了一塊留美招牌；就算完了事，因此人家稱之謂鍍金；他要免除這“鍍金”的嘲諷，所以想切切實實下一番苦工。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決心。

考試完了。文學批評和文學史是中國學生何一麟第一。那個老教授指着他道：“何君的文筆，完全是得十九世紀浪漫文學派的神似，以一個中國學生，而有如此成績，真是不可多得。同學都側轉頭來望他，尤其是女同學，她們切切的笑語，好像在批評他什麼似的，他聽了教授的獎詞，真快樂極了。又見同學們都用炯炯的目光瞧着他，

不覺心裏一跳。臉上泛出桃紅色來。於是善笑的美國女同學，益發吃吃地笑個不住。

他想這次小小的成功，總算遂了我的心願。母親呵！您臨別的慈訓！——努力讀書，少管閒事，——兒子敢不永銘心頭。

名家論著，哲學，兩門試卷也發出了，成績還算滿意。祇有一篇星期報告，沒有發出。他自信這篇報告，決不會不及格。想到這裏，又不覺自己驕傲起來了。呵！美籍學生原來都是“銀像蠟鎗頭”。看他們這樣魁梧奇偉。大有才儲八斗的風度；考試起來吃“鴨蛋”的到實在不少呢。

星期五最後一課是上星期報告。微禿頂髮的W教授，走上講堂，第一句就說這次的考試成績，全班不及格。各人的卷子，各自

拿回去，重做過。大家都上去拿回了，惟自他心裏暗暗地奇怪，這篇星期報告是我費去十三小時做成的，雖不能說怎樣好，但實在沒有大疵。現在教授居然說沒有一個及格的。看來這門功課，真難極了。他失望地沒精打彩走上去要把自己作的報告拿回。“何君。你這篇文章，論理是該給50分的；不過你要知道，欺詐是一種不好的行為，以你這樣小小的年紀，又是初到美國來，你那裏來這許多經驗有這樣深切的見解。所以我知道這篇文章，你不是抄襲的，便是請人代做的。”

他聽了W教授的幾句話，真氣得手足冰冷了。這是那裏說起，十三小時的心血，白費掉不算數，還要說是抄襲或代庖，他想這

個教授，若使是在中國對中國教授，真要給他爭論了。無奈到此異國，人地生疎，萬一因一時氣憤，鬧了亂子，真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了。所以祇得忍氣吞聲，上前去接了卷子。他又羞又憤，心頭的熱血，都湧到臉上來了。與上文學批評的時候教授稱贊他急得臉飛紅成了相反的對照。

“年青人，你也不用慚愧，下次用心自己作就好了。”W教授見他臉急紅了，所以這樣說。

“先生，請你看我下次報告吧！”

下課之後，他跑到自己宿舍裏來。一路想一路氣惱。美國教授太抱成見了。安見得中國學生就寫不出這篇東西。他說我抄襲，有何證據？他說我諸人代作……真氣死我

了。我何一麟生長二十二歲，幾曾求過人代庖過一次。現在白白地受這外國老頭子一頓冤枉氣，真是有冤沒處訴！

他恨極了。把手裏的考卷撕得粉碎。眼淚也隨着掉下來了，他猛想起母親叫他“努力讀書”這一句，唉！母親呵！你的慈訓，我沒有一刻忘記。無奈我努力的結果，反落得一聲偽造的評語。唉！我不該來到這舉目無親的美國。不獨化了無量數的金錢和時間來博這個鍍金之名，還要在此受辱。他走到自己房裏，禁不住失聲哭了。

悠揚的琴韻，從遠處送來。淒慘的音節，彷彿是爲了同情他的幽鬱而發，他這時歸去之思，非常急迫。他想此時如有了雙孖

呵，早飛投到母說的懷中去了。亦玲還沒有下課，房內冷清清的祇剩他一人。他再不能忍受了。珊珊出門，依着琴聲走去！一幢精緻的危樓，早呈現在他的眼簾了。從兩扇矮門裏望進去，一片碧綠的草地，中間幾間屋子；這琴聲便在這樓中發出的。他停止了腳步，聽，他覺得聽音是悲楚極了。細如游絲的一縷清音，像嫠婦夜泣。他不覺聽得呆了。

遠遠地走來一個人，細認才知正是W教授。他欲待回身轉去已躲避不及了。祇得向他點頭照呼。

“何君，你怎會到這裏來的？這就是我的家，你來坐一會！”他說着把矮門開了，自己立在門前，一隻臂張開迎他進去。他沒法祇好走進去，坐了一回，他又帶他到他的書

室去參觀，他見W教授藏書既精且富，不覺肅然起敬，把方才恨他的心，完全移爲敬愛之心了，他又同W教授談了許多關於個人文學上的見解和他平日愛讀的詩和戲劇，W教授很勉勵，叫他多作多讀，自能領悟。

他興辭歸去，亦齡早回來了。問他到什麼地方去的？教人好找，他便從頭至尾告訴他，怎樣星期報告不及格，怎樣氣惱，怎樣到W教授家一直講到回來。

“W教授這老頭子，總是這樣的。在他手裏拿分數，比得聖旨還難。這老頭子雖是古怪，却有一個美麗的女皇。”

“我到他家之後，完全把恨他的心變成敬愛他了。像他這樣博學的人，是應該有一個美麗的夫人，好助他許多詩意的描寫”

麟這樣回答亦齡。

“我說的女皇，不是他的夫人，乃是他的女兒。他夫人三年前早死了。”

“一麟聽了亦齡的話，方知道那樓中彈琴的是W教授的女兒。

第二次月考又過去了，一麟在W教授的星期報告班上，獲到了85分。這不獨使全班的男女同學驚奇豔羨，便是他自己也是喜出望外。他回到寓中，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他母親。歷述他入學之後，種種的經過，到後來他說，或許成績優良，可以早應會試。明年的暑假可得碩士了。他預備得着碩士之後，再到英國去讀博士。不知父母可許他？他把信寫好之後，自己往大學郵局送

去。回來的時候，經過W教授門口，他信步走到門前，按了一按門鈴。W教授迎了他進去。“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的談着。W教授問他關於中國的哲學。一麟就把老子莊子以及孔子墨子的倫理哲學，朱熹王守等等。老教對授於中國學問，究屬有限。聽了一麟滔滔不絕的談鋒，不住的點頭贊歎。

有人在敲門，W教授道：“來”。一個穿淡妃色衣裙的金髮女郎走進來了。她手裏拿着提包“父親……”他一眼看見有客，不覺現出躊躇的神色，倒退了幾步。

“瑪麗，我來與你介紹，這是何君，今年新來的中國學生。”又指她道：

“瑪麗，是我的女兒。”

她微微笑着彎彎一彎腰，一麟也同她

行過了禮。

“父親音樂會開會時間已到了。我因為要預備表演，所以先去了。你有客人，停一回來好不好？”

“我也要回去了。”一麟說着站了起來。

“沒有別的約會吧！何君，倘使你願意，我們一同去。瑪麗今晚還有表演呢。”

“何君，請你去批評！”瑪麗也這樣邀他。大而圓的眼睛裏，露出溫柔的倩笑。

等到他三人到場，台上已在表演了。瑪麗離了他們，到後台去找伙伴去了。

那晚瑪麗所表演的是鋼琴獨奏。這曲調正是他上次聽見過的。而音節的激楚悲涼，較前尤甚；使全場的聽衆，都悄然了。竟有爲之泣下的。瑪麗在掌聲雷動中，嫋嫋的

下台了。一麟見她玉雪般的頰上，好像有溶溶的淚痕，W教授更淚流不止。他真弄得莫名其妙。要待問時，又不好意思去問。停了半晌，他見瑪麗不哭了，W教授也恢復了初來時情狀。才囁嚅的道：“方才的曲子，是瑪麗小姐自己製的不是？”瑪麗點頭道“是”。

“這是瑪麗追悼她母親的一曲哀詞。今天第一次當着大衆表演，所以我也忍不住淚下了。”W教授這樣告訴他。

笙歌已散，他三人踏着月色回去了。

門外鈴響了，亦舫在裏面應道：“請進”來的是伯和仲仁兩兄弟。彼此道了早安。

“一麟呢？這個小傢伙到那裏去了？”

“現在你們還想找得着一麟嗎？他早尋他的伴侶去了”亦給有些妬嫉了，他恨一麟祇願自己去尋樂，留他一人看守房子。

“瑪麗對他確有超乎尋常的好感，差不多一麟不去，她總會自己找了來，來了，又必纏着一麟到她家去，所以現在你們要看一麟，非在上課的時候，是不會找着的了”。

“一麟不是很淡漠嗎？前天我看見他，問起瑪麗，他道：‘朋友而已’。伯和不信亦給的話。

“哥哥，你也太老實了。一麟這小子，很調皮，他怕你們打趣他，所以諱莫如深。”

伯和聽了仲仁的話，點頭道：“也許是如此。”

“憑良心說，一麟也該有一個戀人了。

有了戀人，至少要把思家之心減去，這小子常常愛哭。問他時，他說想母親。有時在夢中還會喚姆媽。我笑他像個三歲小寶寶，說起他的母親。實在也太疼愛他了。直到他去國的前一天，還要五更起身替她愛子加絨蓋氈。所以一麟說他不要愛人，有了愛人，會分他愛母親的心的。他雖這樣說，其實他的理想太高了，佳人難遇。現在異地相逢，以瑪麗這般才貌，一麟那有不神移心蕩的。你們祇要看他每日必到W教授家去，便是一個明證。”亦給這樣議論着。

悠揚的琴聲，吹送到他們的耳際。

“啊！這就是瑪麗在彈琴。還有人在唱歌呢。”

“一麟，一麟，明明是一麟的嗓音”仲仁

聽出是一麟的歌聲。

“這真叫人豔羨呢。亦給，苦了你了！天天枯坐着像個入定老僧。走吧，到我們寓中玩一回吧。一麟此刻是樂而忘返呢！”兄弟兩人同着亦給走了。

小小的室中，充滿着快樂的景象。瑪麗要一麟教她中國話，爸爸，媽媽，哥哥，妹妹，都學會了。

“一麟，中國人叫他自己的夫人什麼？”瑪麗問。

“叫妻”

“西……溪……鷄……妻”。瑪麗這樣學着。

“對了，妻。”

瑪麗對着一麟笑道：“妻…妻…妻…對

不對？”

一麟也笑了，說“對的。”

“自從母親死後，我就沒有這樣像今天一般快樂過。一麟我希望你能常來，或者我失去的快樂能夠重興復活。”瑪麗改了笑容，正色的同他說。

“倘使你不討厭我，自然會天天來的。我每晚總要夢見我的母親：不是夢見在家裏時的歡笑，便是夢見將離時的悲泣。現在已有一星期沒有夢見母親了。瑪麗，能夠減去我去國之思的，唯有你了。”

“好極了，我歡迎你來。我教你唱歌，你教我中國話。”瑪麗很快樂的答他。

“瑪麗，我有一個要求，不知你可許我？”

“你說呀！”

“你……肯不肯？”

“……”

“我要…要…聽你上次彈的曲子，你能許我再彈一曲給我聽嗎？”

“……”

“哎呀！我不聽了。你每次彈這紀念母親的曲子時，總要傷心，今天你很快樂，我不敢惹你難過了。”一麟忽又不要她唱了。

“今天我很快樂，不會哭了。”瑪麗輕盈地走到琴邊。把琴櫓移了一移，自己坐了一角，空餘的一角，讓一麟坐。祇見她雪白的手指，疾飛般在琴上按着”那淒婉悲涼的曲調，便於這暗尖發出來了。瑪麗斂了笑容，靜心的彈着。一曲已畢，推琴而起。一麟上去和她握手道：

“好極了！不要哭，我的瑪麗妹妹。”瑪麗被他引得笑了。

“你這曲是沒有歌詞的吧？讓我幾時替你寫上。這樣，你好教我唱了。”一麟興奮地對瑪麗說：

“好，最好你能快些做好，做好了，我叫你一麟哥哥。”

他們又談笑了多時，一麟辭歸。跑到寓裏，不見亦飴。房裏靜悄悄地，脫去了外衣，靠在沙發上：他想瑪麗真是天真而可愛，倘使她真的是我妹妹，不知母親怎樣快樂呢。後來他又想到了一事，不覺臉上紅起來了。他心口自問道：恐怕不可能吧。家裏的父母，一定不會贊成。并且W教授祇一個女兒，也不肯放她到中國。忽又自責道：無聊

極了，自己不是對母親說過嗎？不到學成，不談親事。他走到鏡台前，看了一眼課程表，見明天沒有重要的課要預備，不如趁此時亦給不在旁，把瑪麗的歌詞做好，明天就交她。

他把詞做好之後，又自己譯成了中文。次日清晨，便去找瑪麗。瑪麗彈着，他唱着。一室中充滿了融和的空氣。說也奇怪，這悲涼的商聲，竟成了悅耳的妙音了。

這天早上伯和兄弟來看他，他正和瑪麗倆唱彈得起勁。後來瑪麗又教他唱會了許多歌，他又替瑪麗譜了幾隻曲，自後每次有音樂會，他和瑪麗總是配合着，一唱一彈，於是一韓的青年文學家頭銜上，又加上了一個歌王雅號。

光陰是過得飛矢一般快！嚴冬倏逝，春光老去，便是炎炎長憂也過去了。一麟以平日努力，已得了文學碩士地位。畢業時受了許多獎品。當他請客的那晚，瑪麗打扮得花朵兒似的，殷殷爲他招待賓客，在衆人的心目中，總以爲瑪麗和一麟是天生一對。便是W教授，也頻頻打量一麟，他覺得這東方少年，英俊中流露溫雅，爲美藉少年所不及的。不時點頭微笑，有許多東床坦腹的意思。可是一麟始終沒有在瑪麗面前，說過一句“我愛你。”瑪麗也深知一麟怕難爲情。橫豎日子長呢。——因爲一麟已把到英國的計劃打消了。決計仍在S大學讀哲學。——一麟在忙碌中送走了許多賓客。然後才同

亦齡回到自己寓裏。他見信箱裏橫着一封由中國寄來的飛機信。認識是父親的筆跡。忙拆開看時：

“……爾母嬰亟，如已獲得學位，盼即日歸國！”

青天一個霹靂，把他驚得手足都戰慄了，“亦齡，怎麼辦呢？”他急得臉色青了。

“不要緊的，你看老伯的信上，不過說‘爾母嬰亟。’吃了五穀，誰能不生病？或者你回去了，老人家心裏一喜，病就會好的。你還是收拾收拾，早些歸去吧。倘使伯母病好了，希望你再來！”亦齡這樣安慰他。

“星期五有船離西雅圖，我陪你去定艙位。行李回來再理。”

他們定好艙位，回時到W教授家裏告

訴瑪麗關於一麟母病，即日須回國的話。瑪麗忍不住淚下了。一麟黯然道：“我去了就回來的，祇要母親病好了，半年內定再來。”

在焦急和憂慮中，他別了年餘共處的亦齡，博學卓識的W教授，美麗溫柔的瑪麗，和許多新知舊雨，載了離恨歸國了。船頭的浪花涵湧澎湃，正如他心頭思緒的起伏。獨自靠在欄干上，恨不能使船加快速度，立刻到了祖國，到了家門。

晚來皎潔的明月，冰鏡般懸在空際，照着無邊的茫茫海水，閃閃地像海神被着銀絲衣在翩翩的舞。他也無心去玩海之夜景，掩了門，昏昏地睡了。

一夜做了許多噩夢。在夢中哭醒了。他夢見他已回家了。父親立在埠頭迎他。談話

中遮不住滿臉的悲哀。他亟問母親好了沒有？“你回去看吧！”父親的回答。

他走到門前，雪白的牌樓，紮着黃紫的紙花。他心裏砰砰地跳，急忙奔到母親房裏。

“母親……母親……麟兒回來了。”

他見床上空無所有。奔到後堂，白帷中母親是……

“呀！我至愛的母親呵！你忍心棄我去！”他大慟而醒，大已天明。船上的乘客，都起來了。他拭了拭臉上的淚痕，懶懶地起身。頭是昏暈得什麼似的。

又是吳江楓葉落了，新病初愈的一麟慢步走到舊時遊息之所，釣魚池畔，還有他兒時手植的一枝素心臘梅。葉兒完全禿光

了，在西風中搖曳着。他想起“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兩句斷腸語，念及失母的慘痛，不禁悲從中來，五內慘裂。他對着西風灑了許多傷心淚，回到自己房裏，父親已端坐在自己的寫字桌前了。

“一麟，你現在完全好了嗎？你又是哭過了，看你頸邊還有淚痕呢。你不能安慰暮年喪偶的老父，反來啗我傷心。”父親含悲的說。

“爸爸！此後我不哭了。我想久困家中，反悶鬱得很。我想出去走動走動。”

“託起你要作事，前天李連叔有信來，要你去當〇大學英文教授。我因爲你身子沒有大好，所以不告訴你知，連信也未去回復。”

“也好，當教授還可以自己多看些書。爸爸，你快去覆李君，我願去”。一麟促父親快快寫信他決意先做做教授。

這天C大學將舉行一個盛大的歡迎會，歡迎新教職員；尤其是新回國的何一麟教授，備受大眾熱烈的歡迎，茶點之後，繼以餘興，雙簧，京戲都表演過了。忽然李連叔校長起立對大眾道：

“何先生在美國有歌王之譽，今天我們幸得這樣一個機會。現在請何教授表演獨唱。”

報告過後，隨着一陣掌聲。他真有點窘了。唱什麼呢？回國二月，母喪友別。那有心情歌唱？他起立謙讓了一回，無奈台下掌聲如春雷般震動。他忽然如有所悟，徐步走

向台前，向台下鞠了一躬，道：“唱這曲終天恨譜，是我的一個朋友製的，詞是我撰的，不好的地方請高明指教！”

於是他引吭歌道：

夜如何兮？

夜已三更：

涼露沾衣兮，

星斗縱橫；

仰瞻明月兮：

三五盈盈，

兒有慈母兮，

長往彼城！

不得見兮，

傷我情！

兒呼母兮母不應！

兒泣血兮母不聞！

寒風吹袂兮，

五內如焚。

願化杜鵑兮！

啼回母魂！

步階除兮心淒淒！

萱草萎兮影離離，

雲黯淡兮月華西，

鳥飛翔兮集空枝；

鳥無枝兮何所栖？

兒無母兮何所依？

歌陟屺兮心自催！

噫！

誰知予之傷悲？

他唱到這裏，眼前一黑竟昏過去了。

疑

姊姊：我已來過了兩次，都沒有遇着你，只好悵悵地回校。一封信放在你的抽斗裏，——是芸哥的信——不敢亂塞，所以謹謹慎慎夾在“飲水詞”裏面。一本小說月報借我看看，下星期日奉還。

秋上

下午四時半

她回到房裏，見桌上放着這樣一張字

條，知道她的妹妹已經來過了。抬眼看案頭淡紅色的大理石鐘，長針指着十二時，短針剛剛指在六時正，知她妹妹去已一時半了，心裏說不出的悵惘。兩眼望着綠色的窗簾，出神地遠矚牆外的馬路；好像要從悠長的路的兩旁樹蔭中找出個妹妹的影子似的。

這時路上的電燈，已射出微黃的光彩。黯淡的天空，已重重罩了一層夜之神祕的幕。人力車夫拖着車子走過，祇聽見嗒……嗒……嗒……嗒……的脚步聲衝破了一切空間的沉寂，有時一兩駕汽車風馳電掣的駛過，使這沉寂的街上，頓起了一種無形的緊張空氣；於是這汽車的鳴鳴聲裏，又好像雜着死神拍翅的響聲，只要行路的人，偶一不慎，可怖的慘劇，立刻會呈現在你的目前。

一陣微風，吹得她渾身起了寒慄。她無力地退了幾步，倒在對面的沙發上，一點一點的清淚，不住的在她眼中滴下，滾到腮邊，滾到胸前，滾到長衣的下角，一直滾到銀色衣鞋貼近的地板上，這才算作了這淚珠的最後歸宿處。

她忽然似有所悟，急急啓門抽斗……

她近來憂鬱極了，顧盼多姿的美目，深深地陷了下去，遠遠望去，好像流波的黑海。臉龐也瘦了許多，她雖也照常上課，照常眠食，照常談笑；但是在她修長的眉尖中，時時流露出微蹙的表情。她的朋友們都猜不出她究竟爲了什麼事？背地裏也曾猜度過好幾次，可是無論如何，猜不出她的巧

妙機關。別說她的朋友猜不着，便是她至友愛的妹妹，也祇覺得姊姊近來寡言少笑，靜默的態度，與往日大不相同。問她時，她又笑道：“別見神見鬼的瞎猜度，我不是好好地過着嗎？”遠隔一方的父母，更不知道她了，她每次寫信，總是很柔和，很溫婉，報告她的妹妹生活之外，總還要說許多使老人高興的話。因此她的父母也格外疼愛她。有時還要和她開玩笑：詢問她關於芸的歸國日期，究在何日？他們好預備歡迎這位未婚的快婿。

在兩月前，她接到這樣的家報時，她總是高興得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頻頻吻着牠。好像這薄薄的數紙信箋上，帶了不少母親甜蜜的愛和慰撫；又像她的他也飛到

紙上了。她要待伸手去和他握時，手措觸着信箋，蟋蟀的聲響，才把她的幻夢驚醒，於是她又對着這箋兒洒了許多快樂的熱淚。

是雙十節後一天的傍晚吧，她從信箱裏接着一封從美國寄來的芸的信。大而厚的信上，貼着八分美國郵票。她此時的快樂，真非言語所能形容了。便是拿昨天晚上慶祝國慶時，她表演了一齣話劇，人家稱她美麗之皇後來比，也萬萬敵不過她此時的愉快。她三腳兩步奔到樓上，一口氣跑進房裏開了電燈，急忙扭開看。他用了兩個鐘頭，把這封長信看後，先是微笑，後又驚疑，終於涕零了。她再想不到他有這樣一封使她心碎的信。說他是無意吧，何必特特地寫出來告訴她又稱贊那美國女人的聰明活潑

又同情那海麗娜的孤身身世。最後還說他要同她到中國來；說他是有意吧，他確又說“美洲的婦女太浪漫了，我的一舉一動，不經意的言論，她們都會引起莫大的誤解。每次逢到宴會之後，回到寓中，總是自己嚴責自己，不該這樣多說多笑，下次總不這樣了。然而臨場又不知什麼一種力，竟把這種決心？完全推翻呀！我除了早振歸鞭，沒有他策了，”這一類的話。於是她把以上兩個思潮，細細地玩味着，深思着結果她又完全恕了他了。她的見解是：他還是她的他，沒有絲毫變異海麗娜不過是一個美好的女子，既是同班，又是個身世可憐的聰明女子；不禁起了一種同情心。她的要到中國來，或許是她父母雙亡了，孑然一身，萍梗生涯，本

來到甌可以棲息。旅行到中國，看看東方的文物風俗，也是很平常的事，同了芸同來，也好途中結個伴，芸的無話不談，正所以表明他的真實不欺——再回憶芸素日的個性，誠摯而豪爽，對人總是捧出一顆無邪的赤子之心，素日的言論，是何等痛恨那些朝三暮四的青年！便是他父親前年納了一個妾，他是何等地替他母親不平。他親口對母親說：“兒子將來總不做這種活顯世事的，沒有理想的對方，寧願終鰥，有了決不負她……他母親同他不約而同的對着她一笑，那時他們還未正式訂婚，她把頭低垂了，遮不住的玫瑰顏色漸漸泛上她的雙頰了，她想到這裏，沉思的臉上，又泛上了當年的紅色——她想到這裏心跳了，微顫的雙手，捧着

胸口，盈盈的雙眸，直睜着那封芸寄來的信。默默地，脈脈地，她已沉醉在愛之醇膠中了。

微風吹着案頭的瓶花，冉冉欲滴。一陣秋風，把一張空白的信紙捲出窗外，她睜目看時，那紙兒以似蝴蝶般飛過牆外，她極忙掩了窗門，把瓶搬了一個位置。她見瓶裏的素心蘭，含芳浥露，正在吐出那沁人的氣息。她不禁俯了身子在花上吻了一吻，忽又把那吻過的一朵花摘了下來，擎在手裏；重又坐下，於是她伏案作覆書了。

芸！——我未提筆之前，先該懇你恕我！我一時昏昧，竟錯疑了你。你以君子之懷抱，坦然告我以關於你的生活狀況，我以小人之心，妄加猜度。你知我

而告我，我不知你而疑你。我的卑陋，我的淺薄，至此益形其拙，芸，你能恕我嗎？一朵素心蘭，牠伴我有三天了，牠的芳潔，牠的清幽，正可以比美君子之德。現在寄贈你，亦古詩所謂“將以遺所思”的意思，在這朵花的瓣上，不知你可能覓得出我悔罪的微痕？

牠寫到這裏，覺得有許多話要說，可是一時又說不出，一部廿四史不知從何說起的滋味，她此時深深地領悟到了。她無聊的又把芸的信讀一過經過，重讀之後，她的見解又更進了，許多覺得方才的疑心他，完完全全是自己的小氣，自己心地的狹窄，倘使此時芸在她面前，她情願當面向他謝罪。雖說她賦性高傲，從來不肯輕易低聲向人陪

過小心，可是爲了她自己的誤解；爲了委屈了愛人，尋願破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的例，向他負荆請罪。她正待要把芸的信統進信封中去，猛瞥見最後一張信箋後面，寫着幾行極潦草的字，她急看時，上寫：

說也奇怪，這幾天我仔細觀察她的舉止行動，竟和你一般無二。她是西方美而兼有東方之美的佳人。她除了比你略高之外，簡直可以說完全相似，她不獨英文研究有素，並且酷愛中國文字，她要我教她中國詩詞；我已答應了，預備先教太白的詩和後主的詞。真想不到來美二度春秋，無意中過此際者。她真像你像極了：不祇面貌相似，言論態度，思想，敏慧，什麼都像一個模型。

我真愛她，珊，你可許我有機會時讓我和她Kiss 一次；僅僅地一次……。

她看到最後一句，直氣得手足冰冷了。恨恨地道：“僅僅一……你想要……幾次……呢？她氣極了！把手裏的蘭花掙得粉碎花雖遭她的凌辱，但仍舊發出強烈的香味，香味滲滿了她的手掌心。

她一手拿過桌上未寫完的信，撕成一片片；又將一片片撕成一絲絲，好像要把她滿腔的幽恨，都從這“撕撕”的碎紙聲中發洩，終於燃起一根火柴，把這些粉碎的紙燒了。她冷笑道：“好，這樣才乾淨。”停了半晌，她重又拿起自來水筆，在另一張信箋上寫道：

信已拜讀，賀你得西方之美。你說她完全像我恐怕不確吧？像我這樣的平庸，

怎能當得起才貌雙絕。我想她一定比我好上千萬倍，億兆倍。她愛讀中國文學，這自然是受了你的²感化。她有做中國人的可能性，當然要更快地學習中國語言文字。你要與她行 Kiss 禮，這與我有什麼相干。請你此後不要拿這些難題來詢問我！

她寫好之後，把信封好。自己披了一件大皮一直往外跑，見了那綠色的郵筒，毫不遲疑地，望裏一塞，她這才反身回轉去。

“珊，近來的態度真有些變了。前天大家尋趣說起她的 Y，在往日她總是含羞地佯瞋，可是那天却真的腦了。她說誰再提這名字，我一定不和她再說話了。雲豔偏不信，一連說了十幾個 Y，她真的氣得哭了。”

“到底怎樣一回事？他們不會鬧翻吧？”

她的好友們，見她態度驟變，很關切的在議論着。

的確她近來的態度消極極了。平日的歡笑，都煙消雲斂了。人家同她說話，她總是冷冷地。有時無端把紙兒撕得粉碎。“但見淚痕溼，不知心恨誰？”芸雖是每星期有信寄來，可是她除了每封信上加幾個某月某日收到之外，從來不肯拆開看。她的意思是：恐怕拆開之後，會有更不幸的消息傳來。所以甯願受那狐疑的糾纏，不願有那較明的報告，來驚她破碎的心房。自己咧，自從那天寫了那封信後，負氣不寫隻字給他，她想不寄也好，寄去了還不是同那美國女人共看，當作笑談來資助他們的絮語。

又是菊老東籬的暮秋天氣了。她想起三年前春郊微步的一幕。真使她不堪回首了！一星期一星期的過着。她看看案頭的日曆，才知又是星期六了。鎮天悶在房裏，身子是非常的不快。她決意上午請了半天假，一清早獨自出去了。走到那舊日遊息的綠蔭道上，四圍的郊原，都顯着憔悴可憐的黃金色，橫塘的水也不及舊時的澄清了。荷花的香艷，已無從尋覓，祇剩了幾株乾枯的赭色的莖，斜浮在水面。鴨兒不怕秋水的寒冷，仍舊排着A字式的隊伍，在微黃的殘陽裏，浴牠銀灰色的羽毛。塘水經牠們遊過，起了兩條不規則的圓泉。她想起“春江水暖鴨先知”不禁癡癡地道：“現在秋江水冷了。

鵬兒，你知也未知呢？”她佇立在池塘多時，手緩緩地繞着清溪，穿過小橋，她見一隻龐大的水牛，在泥中一東二冬的踏着沉重的脚步，離牠三丈光景，一個牧童仰臥在草際，離牧童不過廿步的坡下，一羣小羊在衰草叢中咩……咩地叫着，金色的太陽斜映在水裏，使水染成金色的水，草染成金色的草，黑色的水牛，白色的小羊，銀灰色的鴨子，倦臥的牧童，襯在這大自然中，映成了一幅偉大的美麗圖畫。曠野的左角，一帶紅牆，是一座久絕香火的古刹，她信步走到廟門口，兩旁斷手足的猙獰佛像，使她戰慄向前。她從側門走進，見一帶回廊，柱楹窗櫺，都欹傾着作搖搖欲墜的樣子，簷前的石櫓上，積着許多瓦雀的糞便砌下盡是青苔，二

三朵不知名的野花，開着慘紅的顏色。她呆立在砌畔，沉思了好久。她明白了盛衰之理，她明白了夢幻浮生；換句話說，她在這一剎那間，悟透了一切了。

她急急回身，見天色已晚，僱了一乘車子，飛也似的回去了，回到校裏，已是萬家燈火。見了桌上的留條，知妹妹等了她好久，知道芸又有信來了，到不覺使她彷徨了半晌，幾乎把方才明鏡一般的心，又蒙上了微塵了。直到她發現了地板上的淚珠，忽又警她自己的過分的的軟弱。猛然站了起來，拭淨了淚痕，好像對大敵的一般勇敢，毫不遲疑的抽開抽斗，把飲水詞翻開。長而厚的貼有美國郵票的芸的信，呈現在目前了。她用簪把封口剔開，忽憶起從前芸告訴她的

“我每次封信時，總把封口吻過千萬遍。”她的臉上覺得熱熱的，心在跳了，她在模糊中不知幾時把信拆開了？她看時：

“我的珊！你還許我叫一次‘我的珊嗎？’你信我已接着一星期了！這一星期中你知我是過的什麼歲月呀？在去國之前，母親的悲泣，姪兒的天折，早暗示我以兇險的預兆。我自恨不知爲了什麼，來留這種送死學。旅況的淒涼，外人的歧視，已使我精神上千穿百孔，所自引以爲唯一慰安的，惟有你每星期的信，我的一線生命之泉，便是仰給予你。現在斷絕了。不啻宣布我以死刑！不過；這種死刑，是我自取的，我又安敢怨天，安敢尤人，更不敢絲毫怨你，你

的絕我，正所以表明你以前的愛我。你的恨我，正所以表明你此後的永痛。珊！我罪誠刳髮難數矣！縱使刳身異域，也不足以贖我深愆於萬一；我又何敢再求你的恕饒？一星期來足未嘗出戶外一步。接你信的次日，海麗娜跑來上唐詩，我對她說：“身子不舒服！不能上課了。”她快快地走了。林君問我究竟爲了何事？起先我本想不告訴他的，後來一想，他是我異國的同林之鳥；我的一切，惟有他能知我；我的心跡，也惟有他能鑑我。夢中的啼笑，嘗嘗驚覺他。清晨起來，想起故國的親故，相對流淚，也惟有他知我。珊，請你恕我，我沒有得到你的許可，把你信給他看了。

他看了之後，深深地在埋怨我：說我不該告訴你，關於海麗娜的事，縱然告訴，也不該這樣模糊；最後還說出這樣荒謬的話。林君見我憂鬱，自告奮勇，想寫信給你，表明我的一切。後來再一思索，覺得我倆之間，似乎不應有第三者來調解，所以婉謝了他。祇懇求他設計請海麗娜不要再來讀中文了。一以明我對伊的無他；一以證我對你的不欺。林君一口應承，快去回伊。呵！我的珊，誰知祺輸一着之後，第二着又一錯再錯了。林君回寓，帶來了一封海麗娜的信，她說她非常抱歉！想不到因了她的補讀中文，而使我身心感到不甯。她又歷述她關於愛讀中文的前因後果。她

最初看見 Corose 君翻譯的清代吳梅村王漁洋詩集之後，爲一種好奇心所驅使，突然想研究東方文學。後來在研究院認識了我，又在“洛桑日報”上讀了我的詩和散文，她就願意和我做個文字上的朋友。及到後來我告訴她關於你的驚人的天才之後，他更欣羨我有這樣一個多才多藝的未婚妻。她說她對你是怎樣的欽仰和敬佩，她要我幫助她，完成她一本譯作。她要譯的就是中國當代青年女作家李珊女士的“紅豆館詩集。”她要譯的，就是你絡繹寄給我的短詩。所以她每次來我這裏，總要問我討你的詩看。她對於你的詩，私淑已久了。她想到中國來第一個拜

訪者，就是你 見面的禮物，便是她譯你的詩她說她萬想不到，因為她的興趣，會惹起我倆的誤解。這是她深深地感覺着不安和抱歉的，她現在情願寫信給你，解釋一切並願做你神交的朋友。祇要你肯俯交於她。珊，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錯誤，現在請你再聽我的供狀吧！在我沒有讀海麗娜這信之前，我深訝她對我的親熱，是超乎尋常。並上每次來，每次要看你的詩。——信是絕對不給她看的、——看後總是問長問短，終於要我抄錄給她。我不肯抄時，她那種似嗔非嗔的態度，確完全像你，有時我竟忘她是海麗娜我以為亭亭玉立在我面前的是我唯一的珊我同她握手，

同她談笑，十回到有九回把她認作你。所以有上次信上那種非非之想的瘋話。珊，恕我吧。我完全是小孩子脾氣，什麼話都要告訴你，我的性格，還是和來出國前一樣，你千萬不要以為我的學位比前好聽了一點，便疑心我的人也變了。珊，我願上帝加祐於你，拿出你的慧心來洞鑒世人吧！我的歸期約在下月中旬。海麗娜來華計劃，據她告訴林君，在五年之後，明天再告，祝加餐飯！芸她讀完了芸的信，微頰的臉上，益發紅得好像朝露了她羞赧，懺悔，抱歉，同情，愛惜，種種感覺，一齊湧上心頭，心裏一酸，忍不住點點淚珠，洒遍了萬里外芸！寄來的信她把信藏好。走到鏡台前理了一理頭



髮！數了一層薄薄的粉，把眉兒描好。

噹……噹……噹的鐘聲是晚飯時候了，女僕上來請吃晚飯，她搖頭說不吃。

在繁碎的車輪聲裏，她到了電報局辦事處。在晚上七時半光景，由中國電台拍出一通到美國去的電報，上面寫着：

疑雲吹盡，歡迎海麗娜女士來華！

284

一九三一年三月付印

一九三一年四月初版

1 — 2000册

本書實售大洋四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